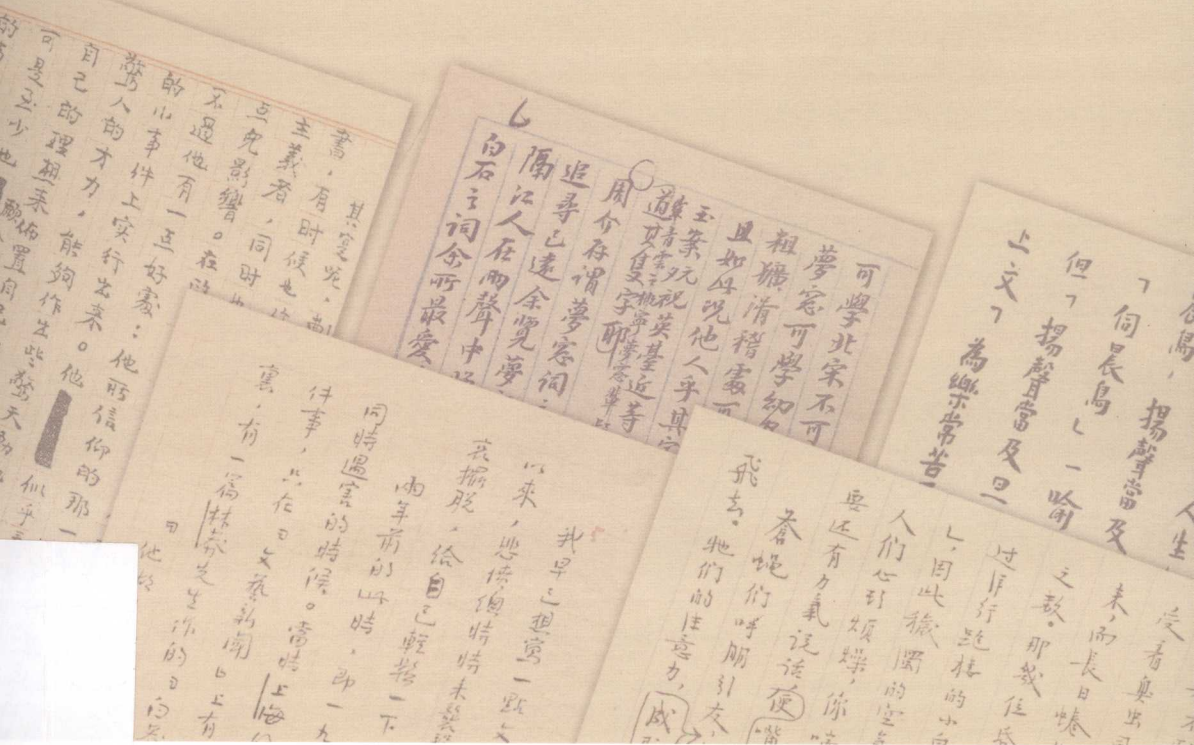


国病

陈益民

编

百读不厌的名家散文
百年绝响的文学经典



民国大家美文丛书

鲁迅

徐志摩

郁达夫

朱自清

林徽因

胡适

钱玄同

郑振铎

庐隐

章衣萍

周木斋

靳以…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

013034465

I266.1

112

大家美文丛书

国

病

陈益民

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I266.1
112



北航

C1641733

2333308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国病 / 陈益民编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3.4

(民国大家美文丛书)

ISBN 978-7-201-07943-1

I. ①国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0787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0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4.25 印张

字数:200 千字

定 价: 26.00 元

悲凉时代的芒花

(代序)

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，现代文学的花园开出了朵朵奇葩，散文随笔便是当时广受关注的佼佼者。白话文的兴起，让文言文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；西学东渐，让人们有了新思维和新眼界。而一批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功底、又深受西学熏陶的文化名家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用多彩的笔触写就了无数的传世经典。

鲁迅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沈从文……无数散文大家，就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座高峰，为时人赞叹，为后世仰止。虽说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思想、立场和观点，但他们在现代散文创作上的贡献，终究是不会轻易淡出世人的视野。

本丛书遴选了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一些名家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佳作，按照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十二册，即《古风犹存》《陋俗与恶习》《丝弦与丹青》《读城记》《阿 Q 永远健在》《国病》《浮生百味》《闲情雅趣》《情爱告白》《文人与装璜》《文章正宗》《大家评大家》。概言之，这些文章主要与人生问题、社会问题和风土艺文诸方面相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文章总的格调是沉重的，悲凉的主题占据主流，即使间或夹杂幽默闲情一类的文字，也仍不脱对人世嘲讽的风格。阳光灿烂的日子荡起双桨感受迎面吹来和煦的风，类似这样明快而充

满幸福感的文字，我们从当时的散文中是难以看到的。而这正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：文章表达着作者的心声，折射出他们对人世的切肤感受。刺世的芒花不必带有牡丹的娇艳，它只向世界透着冷峻与悲悯。回望历史，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，是怎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？从北洋军阀的横行，到国民政府武力“统一”后的动荡，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烽火连天，最后又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内战，可以说，三十年间国家未曾有过安定的日子，社会黑暗，战乱不断，生灵涂炭，真所谓“长夜难明赤县天，百年魔怪舞翩跹”，无边的苦难弥漫人间，身处这样穷困、无望的国度，作家们又有谁能作出莺歌燕舞式的文章呢！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那就让今天的我们，面对这记录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国事、家事和人事的文字，去感悟我们深爱着的祖国，曾经走过怎样的岁月，又该走向何方。

陈益民

告 知

联系电话:022-23332465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北航

C1641733

目 录

民国大家美文·国病

历史和历史	谷 人 / 1
广州脱险记	宋庆龄 / 3
一九三五——六	夏振黄 / 8
什么是今日中国的民意	林砺儒 / 13
血梯	王统照 / 19
走过 W 学校的门口	斐文中 / 22
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	公 汗 / 24
最低问题	
——狗彘食人之中国	瞿秋白 / 26
关于“三一八”	夷 晋 / 28
我们的女旗手	佚 名 / 32
哀悼与忆念	祖 正 / 36
再生以后	
——献给“三一八”的死友范子仁	亦 光 / 41
欠缺点缀的中国人	川 岛 / 44
上海散记	陈 原 / 47
隔海问答	郭沫若 / 52
阿片王国	问鹃女士 / 56

哀汤玉麟	茅 盾 / 58
伪国通讯	孙桂云 / 61
没有感想的感想	杜 衡 / 65
论亡国奴之类	王任叔 / 67
关于“救国”	阳 秋 / 69
奈何	非 心 / 71
梳、篦、剃、剥及其他	语 / 73
半饱论	孙伏园 / 76
上海之歌	语 / 78
民意	
——记“一二·九”运动	良 心 / 81
王化	何 干 / 85
天下太平	老 舍 / 87
我的五愿	江寄萍 / 88
活埋论	何 忱 / 89
京话	姚 颖 / 93
乡谈	农 人 / 96
智人·愚人·聪明人	俞平伯 / 99
理发救国论	老 向 / 103
济贫刍议	沈杰三 / 107
元旦试笔	平 伯 / 110
读巴黎通信	天 行 / 112
半个月的印象(节选)	茅 盾 / 116
人道与残杀	建 / 119

大官与学者	力 子 / 122
禁屠与下雨	向云龙 / 124
禁舞	小 卒 / 125
随笔一束(节选)	林达祖 / 127
“最”字号的	森 / 129
薰染了欧陆空气以后	凌其翰 / 131
哪吒	绀 弩 / 134
童匪猖獗	迈 斯 / 137
打倒爸爸	夏绀弩 / 139
现代青年的迷惘	茅 盾 / 143
国庆日的一点牢骚	汪 震 / 145
夜	侍 桁 / 147
玉腿酥胸以外	玄 / 149
娼妓式的年龄	酒 囊 / 151
巴黎通信	刘 复 / 153
捉野鸡	梦 / 159
抄捷径	周楞伽 / 161
抄捷径	布 衣 / 163
好现象	唐 弢 / 165
说建筑	林徽音 / 167
说话的艺术	泽 / 169
威胁	苏 菲 / 171
国病	高 植 / 174
人世诸态	白 苧 / 176

文化夸大狂	佚名 / 179
说自杀	吴必严 / 184
饿	刘复 / 186
哭	川岛 / 190
内战与婚姻问题	味荔 / 193
鸡泡鱼肠	
——记寒流中的二三事	秦似 / 195
地道中的女乞	冷皮 / 199
我是职业输血人	尤夷 / 201
短命的人力车夫	焕钧 / 203
卖纸花样子的妇人	佚名 / 205
秘密公开	绳夫 / 208
第三种人的“推”	达伍 / 210
人力车	平伯 / 212
谈洋车	李子温 / 214

历史和历史

谷 人^①

一九三四年这个年头大约是历史年。读者只消把日本报纸的第一面所登的书籍广告来一看，便可以知道这一个年头所出的关于历史一门的书籍是怎样的多。日本人是追随欧美的，欧美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。我们大中华民国呢，在这儿，要把声气放小一些。

人们在主张“读经救国”了，岂非“青出于蓝”吗？

凡是一种流行总有它的历史，这“历史”之所以流行，也正有它的历史。

自从黑格尔的叛逆的门徒辈发生了以来，“历史”这个名词有了奇怪的意义。譬如说社会有其历史的进展。这个历史却和我们黄帝子孙有五千年的历史，我们的白话文有自唐代以来的白话文的历史，是完全不同的“历史”。

恰和牛顿的力学定律有了正动必有反动而同是一动的一样，有了

^① 即郭沫若。

前一历史也就有了后一历史，而同是用着“历史”或“历史的”这个文字。

总之我们知道有两种的“历史”或“历史的”。一种是说一切物象是动的、变的、相对的，有其发生、成长、消减、转化。而在这演进的途中顺其动向可以用外力来促进其发生、成长、消减、转化。反其动向在多少程度之内也可以阻止其演进。这是一种“历史”的意义。

而另一种是说当前的对象是不动的、固定的、绝对的，自几千年几万年来，就是这样。这是应该用全力来维系的，要维系到几千年几万年之后都永远这样。譬如日本人夸讲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，他们的国宪的第一条也就明载着维系这一个系统于万世不坠。这又是一种“历史”的意义。

更附带着说一句：这也是小小的名实问题之一例。完了。

一九三四.十一.九

载《太白》第1卷第6期(1934年12月5日)

广州脱险记

宋庆龄

民十一年陈炯明叛变，孙中山先生得报逃入军舰，时孙夫人同在，恐为其夫之累，请暂留寓，而劝中山先生先行。及至事发，始由枪林弹雨九死一生中逃出，其中所历艰险，及当时情形，外间少有详细纪录。近见某报所载微有欠实，询之孙夫人，承夫人出示旧稿，读之凄惋动人，因亟为披露，以公同好。此篇系革命史中之最宝贵材料，亦系孙夫人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。

——记者

中山先生与我刚由桂边回来，因为此时中山先生正调大军北伐，在前线指挥战事。陈炯明乘虚率军潜入省城，复纵步[部]队肆意抢掠，恫吓良民，断绝交通，扰乱秩序。中山闻信，乃不得不亟由前敌返驾。

我们到了广州以后，中山先生即令陆军退回原防，陈虽屡次答应，却不见兵队开调。这时，陈在名义上是退隐惠州，口口声声，仍是服从

国
病

美文

政府，与我们也时常往来。在叛变之前一星期，陈尚来电，庆贺我军在前线的连次胜利。因为陈素来的地位军力，皆由我党所界与，且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，所以毫不怀疑他有异志。

这时陈军毫无纪律，肆意抢掠，愈觉不堪。然此时城中听陈指挥之步[部]队达二万五千名，而我党大军皆开赴前敌，留驻后方只五百名，所以不能用武力解决，而且若诉之武力，酿成巷战，更必殃及居民。六月八日，中山先生乃召集新闻记者，思以舆论势力，迫陈军退回东江剿匪。

六月十五之夜二时，我正在酣梦中，忽被中山先生喊醒，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。他刚得一电话，谓陈军将来攻本宅，须即刻逃入战舰，由舰上可以指挥，剿平叛变。我求他先走，因为同行反使他行动不便，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至有何危险。再三婉求，他始允先行，但是先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，然后只身逃出。

他走了半小时以后，大约早晨两时半，忽有枪声四起，向本宅射击。我们所住的是前龙继光所筑私寓，位居一半山上，有一条桥梁式的过道，长一里许，蜿蜒由街道及住屋之上经过，直通观音山总统府。叛军占据山上，由高临下，左右夹击，向我们住宅射发，喊着“打死孙文！打死孙文！”我们的小卫队暂不反击，因为四围漆黑，看不出敌兵。我只看见黑夜中卫队蹲伏的影子。

黎明时，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。敌方却瞄准野炮向宅中射来，有一炮弹击毁我的澡房。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，但是其余的人，仍英勇作战，毫不畏缩。有一位侍仆爬到高处，挺身而战，一连击毙不知多少敌人。到了八点，我们的军火几乎用完，卫队停止回击，只留几盒子弹，候着最后的决斗。

此时情势，勾留也没有意义了。队长劝我下山，为惟一安全之计。其余卫兵，也劝我逃出，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的追击……听说这五十名卫兵竟无一人幸免于难……

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及姚副官长(Colonel Bow, 外人, 中山先生的侍卫)。我们四人, 手里带一点零碎, 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。这条过道, 正有枪火扫射, 我们四面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, 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。我们受两旁夹板的掩护, 匍匐而进。到了夹板已被击毁之处, 没有掩护, 只好挺身飞奔过去, 跟着就是一阵哗剥的枪声。在经过这种一段之后, 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, 血流如注。一看, 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, 而伤中一条大血管。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。经过似乎几个钟头, 我们才走完这过道, 而入总统府的后院。半小时后, 我们看见火光一闪, 那条过道的一段整个轰毁, 交通遂断绝。这总统府四围也是炮火, 而更不便的, 就是因为邻近都是民屋, 所以内里的兵士不能向外回击。

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, 而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。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, 但是他反安慰我说: “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。”

自从八时至下午四时, 我们无异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。流弹不停的四射, 有一次在我离一房间几分钟后, 房顶中弹, 整个陷下。这里我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。到四时, 向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议条件。卫兵提出的第一条件就是保我平安出险, 但是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我的安全, 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, 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, 都不能约束。正在说话之间, 前面两层铁大门打开了。敌兵一轰进来。我们的兵士子弹已竭, 只好将枪放下。我四围只见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我们。登时就把我们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, 用刺

刀刺开，大家便拚命的乱抢东西。我们乘这机会逃开，正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，一队是逃出的士卒，又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。幸而我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，身上又披上中山先生的雨衣，由那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。

出大门后，又是一阵炮火，左边正来着一阵乱兵，要去抢财政部及海关监督处。前后左右，都是乱兵在进击。他们一面进，我们一面穿东走西曲折的在巷里逃。我再也走不动了，凭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捺着走。我打算忍熬不过了，请他们把我枪毙。……四围横列着的都是死尸，有的是党员，有的是居民，胸部刺开，断腿失臂的横陈街上的血涡中。在这时我看见一极奇异的景象，就是两人在街房相对蹲着，我们奔过时，看见他们眼睛不动，才知道他们已死了，也许是同为一弹所击毙的。

正走之时，忽有一队兵由小巷奔出，向我们一头射击。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。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，到别处去抢掠了。我们爬起又跑，卫兵劝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，怕我要昏倒。过了将半小时，进击的炮声渐少，我们跑到一座村屋，把那门上的门推开躲入。屋中的老主人要赶我们出来，因为恐怕受累。正在此时我昏倒下去。醒回来时，两位卫兵正在给我浇冷水，把扇扇我。其一卫兵便偷出门外去观动静，而这刹那间，忽有一阵枪声，屋内的卫兵赶紧把门关闭，同时轻声报告我外边的卫兵已中弹而也许殒命了。

枪声沉寂之后，我化装为一村姬，而剩余的一卫兵扮作贩夫，离开这村屋。过了一两条街，我拾起一只菜篮及几根菜，就拿着走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经过触目惊心的街上，我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，就在这家过夜。这间屋于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。因为有嫌疑，

但是我再也无力前进，就此歇足。那夜通宵闻见炮声……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，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……第二天，仍旧化装为村姬。我逃到沙面，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。我与卫兵才到岭南，住友人家。

在河上，我们看见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，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。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。我离开广州真巧，因为那天下午，我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。那天晚上，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，真如死别重逢。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来沪。

载《论语》第18期(1933年6月1日)